

玉兰一瓣

春望

□明前茶

6年前的春天，公公脖颈上的包块又长了出来。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婆婆连夜在搁置了20多年的缝纫机上做出了3个假领子。这些假领子都是更宽绰的立领，可以避免摩擦到皮肤，同时又遮挡了脖子上的纱布。假领子支撑着公公的下颌，让他在疾病的尖爪收回的片刻，维持着从容不迫的仪态。

最后一年，最后一个春天，公公依旧能缓慢地走去菜场，带着一个两轮小拖车，替全家人采办一天的蔬菜。有一天，我走在上班的路上，突然被带着小拖车的他叫住了。他交代说，想在走了以后参与树葬，希望能在自己的墓上种一棵桃树。如此，扫墓的婆婆见了，心情会明亮些。公公叮嘱我：“要把墓地上的落花搜罗一捧，放在我老伴的手心，就算我回来过了。”

公公做了一辈子的家长，倾心工作长达45年。早早实现了“七进七出”，早上7点他必定已经到达学校，晚上7点还没有从学校出门。作为校长，他亲自教初三的历史，为了让那些不肯背书学习的孩子在心理上对他放下戒备心，他每天领着四五个孩子一起吃午饭。公公对工作过于投入也遭到过全家人的腹诽。婆婆曾抱怨说：“两个儿子，你一天都没有管过。”公公笑听婆婆的牢骚，并不反驳，只是承诺说，等他退休了，他一定会把欠婆婆的债还给她。婆婆狐疑地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还我呢。”公公一本正经地说：“我一定会接下带孙辈的活计，让你去唱歌跳舞，自在度晚年。”

公公说到做到，两个孙女都是他带的。公公带孩子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带着孩子到大自然里去，见景见事，背个唐诗，见到柳树萌动新芽，就教娃背：“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见到春花烂漫，便教孩子念：“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眼见杨花柳絮四处飘摇，短暂的春天行将过去，就教娃念：“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当有人夸赞老爷子教导有方时，公公总是淡淡地说：“正因为教孙女背诗，我才重温了中国历史上那些温暖、柔软、忘我的时刻。能感受到生冷的泥土变得煦暖，干巴巴的枝条里涌动春天的汁水，才能写出这些好诗吧。从前，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现在总算是一个合格的爷爷了。”

时光荏苒，两个孙女都长大成人了，公公终于在与疾病鏖战两年后，归于大地。婆婆果然安排他参加了集体树葬，那是一小片桃花林，春风吹来，桃花簌簌而落，不言不语而下自成蹊。这粉色花瓣的河流，让我们心下有了慰藉。离开时，婆婆回望那片桃林，喃喃自语：“你公公在那边一定也收了不少学生吧，他教书育人成瘾，希望他在河的那头，也可以穿上立领衣，精神奕奕地上个讲台。”

春晨
尹虎

劳养庐中曾问学——忆费范九先生

□余曾善



“劳养庐”朱文印，余曾善篆刻。

最近，好友给我带来一本新出版的《钱氏画谱参解》，打开一看，书前费范九先生所写序言的最后落款处盖有两方印章，一方是“八十老人”，一方是“劳养庐”，而这“劳养庐”的朱文印，竟是我十六七岁时为他老人家所刻。这方如此幼稚的印章他到老还在使用，真没想到！这不仅使我感动之情油然而生，更将我带回到5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

那是在1964年的暑假，有一天，父亲带我去拜访费老。我们两家相距不远，穿过惠民坊巷就到了他家。一进门，才跨进天井，便看到他打着赤膊在浇花，见我们来了，笑呵呵地说：“我是劳动养生，快里边坐。”待到了堂前他和我父亲说话，我看到墙上挂着两幅镶在镜框里的山水画扇面，画得很古朴，用笔也苍劲，和我当时临摹恽南田的山水风格迥异。他见我看得入神，便问：“你还在画吗？”我说：“还在画，也在练书法刻印章。”他似乎对刻印章感兴趣，问我印章跟谁学的。我告诉他，是跟林老林举百先生学的。他连连说：“好的，好的！林先生就住在西边不远，他对印学很有研究，当年在上海多有接触。他收藏有很多好印

谱，你可以借了多看看。”果然，后来我在林老家里看到这些好印谱，开本很大，装订精美，有的边款竟是原拓，有丁敬、吴昌硕、赵之谦、邓石如、徐三庚的，确实使我大开眼界。

因为天气太热，我们怕打扰他，不久便准备告辞。这时他进里面一间屋，取出一大本线装书对我说：“这本书送给你。这是老早在上海时用珂罗版宣纸印的画册，因为年代久了，封面也没有了，书名是《南通书画大观》，收集了自明到民国时期的100位书画家的100幅作品，送给你学习用吧。”他又说：“不是白送的，烦你刻方印，3个字，劳养庐。”说完，哈哈大笑。

回家以后，我认真构思了几个草稿，和父亲商量，选中一个满意的再下刀。刻好后，父亲又带我将印章送到费老家。我将印稿给费老看，他一上手就说：“吴派的。”的确，我当时确实是迷恋于吴昌硕的风格，心里很佩服费老的眼光。这时他接着说：“学画学印学书法，一个道理，要取法乎上，以后要在汉印上多下功夫，才能进步更快。”奇怪！他这句话林老也讲过，也专门找几方汉印让我临刻，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这些教诲，令我受益匪浅。

那两年里，费老也来过我家几次。当初祖父将一包清朝各地巡抚、提督之类在外官员写给袁甲三的信札交给父亲，由我一张张粘在册页上。父亲说，费老在上海曾经专门研究佛

学，也结交过不少高僧、学者，是很有见识的人，就请费老来家里商量怎么处理这批信札。费老认为，这是一些很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里边提到很多清军、湘军打太平军的史料，给上海图书馆或博物馆好。后来联系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李俊民，再由父亲专门送去上海。因为有这一份因缘，在我祖父去世后，父亲又请费老带南通博物苑的尤勉斋来我家，商量将祖父遗留下的2000多件文物捐赠给博物苑。后来听说尤先生为袁甲三收的那批手札没有留在南通博物苑而深感遗憾，这是后话了。

父亲还告诉我，费老除了自己筹集资金出版《南通书画大观》外，还出过一本《历代观音宝像》，使南通所藏的观音画像这些珍贵文物在抗战期间得以保存。他还到处募集资金，修复、保护南通的寺庙古建筑，是一个热心于地方文化公益事业的人。后来，我曾在一次政协举办的书画展上看到费老4幅巨大的书法作品，拳头大的楷书，深厚磅礴，深深感觉，费老真是字如其人。其实，仅就《历代观音宝像》《南通书画大观》里收有李方膺、范伯子等人的作品而言，我们现在研究南通美术现象也不应该忘记费范九这个名字。

今天，一边手抚他送我的《南通书画大观》，一边翻看友人送我的《钱氏画谱参解》，尤其是这方小印，引发我这么多的美好回忆，让我重温了先辈的学养、风范，可谓感愧交并、无限追怀！

他来过了

□文彦

急诊工人说：“某师傅脑出血，现在急诊躺着。”我们不知是谁，面前这位工人师傅，我们也从未问其名姓，即使他日日推着病人，出现于我们面前无数次。

“就是那个最老的，71岁了。”我恍然，眼前浮出一位老人形象。个头高、瘦削身材，面孔上道道深痕如刀斧刻凿。

初见时，我讶异他的年老。急诊工人穿梭在医院各角落运送病人，这份体力活，年轻人不屑干、年老的人干不动，无别处营生的中年人为着老幼才愿承受。

我曾与他交流，他以前养螃蟹，因要下水，有湿气，所以来医院干活。说

话时他没有表情，他似乎是没有表情的，始终这样淡漠，即使病人家属凶他，他也平静地由着人闹。这是头老了的耕牛，早在岁月中消失了性情，唯埋头苦干，一日日活着。

“情况怎么样？”我问。

“救不活了，脑出血，也开不了刀，查查肚子里还长了个瘤子。”急诊工人说。

他躺在昨日上班的地方，等待死亡。这样一类人，来世一遭的使命仿佛便是劳作，从年轻到年老。他们可曾有过梦想？有过，或者没有，都没啥干系。

某些花天生比旁的高贵，栽入盆中，不能太冷、不能太热，不能太湿、不能太干，日光晒不到不好，日光太足也

医院物语

不行。它们花期短，有的仅几小时，给世界的娇艳就那么一瞬，但人们愿意为它们奉承它们。

也有的不金贵，但野心勃勃，也生机勃勃，极力使自己饱满悦目。铆足了劲讨好人类，为自己争取生存空间。人们喜欢它们点缀自己的家园，既漂亮，又不费心，何乐而不为？

草从中零碎洒着野花，微细，无药用价值，无怡人之美，静悄悄开了，只求一点雨，一小块土壤，最后静悄悄凋亡。

也许他是幸运的，避免缠绵病榻，不必遭受人情冷暖。他每过着一日，都凭借自己劳力。他离去，也干净爽利。

至少，他来过了。